宋會要

宋續會要

戒飭吏

淳熙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詔訪聞諸路州郡循習舊弊巧作名色館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為名多借請受并假名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耗財賦重困民力致令歸正揀汰之人拖下請給仰諸路帥臣監司常切覺察　七月三日詔曰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媺惡風俗媺惡繫乎士大夫之好尚蓋士大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儀廉耻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怯媮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如刑聲影響之

應不可誣也成周盛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天下化之至漢孝宣行綜核之政詔天下舉廉吏欲得其真故吏多稱職民亦安業朕甚慕之嘉與學士大夫共蹈此道蓋嘗戒姦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古昔今朕端本於上丁寧訓告罔有不至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邑廉吏來上朕將甄奬待以不次風厲天下焉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譽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毋貸　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詔州縣迎送條制除在法許迎送外其餘非因職事相干止許就

館舍相見如州縣官輙敢出城而監司不覺察者必正其罪監司輒自迎送亦準州縣之法從臣僚請也 五年八月二日詔曰朕祇荷高穹眷佑祖宗垂休獲承太上之慈訓脩明治道夙夜不敢荒寧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買錢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illegible]加卯使倍蓰以輸其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監司戒所部應民稅除折帛變自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賈彊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以聞當寘于法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詔曰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于富庶之域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豐

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吾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度衆歟吏二千石有能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朕既深居九重無以徧察故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原本缺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於病民也厥或異此朕何賴焉且汝不聞黍苗之詩乎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謂美召伯能成轉餉之功也後世以是名官寧無意耶曰陰雨膏之言能養民如膏雨也其卒章曰王心則寧言家給人足乃能安王之心也汝等得不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無

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則民力裕民力裕
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汝何吝若乃有餘者取
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之事然後從而劾之斯亦晩矣是
則黜罰之刑奚獨郡守而諸轉運其明知朕意　八月
四日詔外路諸州自今違戾稽遲朝省文書大事令本
部將當職官劾奏小事將人吏行下斷遣以臣僚言吏
部有監司州郡保明差遣恩澤等事辟差不合格坐條
法行下而本司復為隱落再申者有在任未滿不應指
射差遣而本州亦行保明者有已注官待闕聞身故而
復欲改奏他人者刑部有改正過名符下本州至於三
年而未回申者有勘鞫公事累經翻異故作淹延者有

定奪詞訴違限日久致其人經臺省陳不已者乞革其弊故有是命　九月二十五日詔諸路州縣應監司使命經從祇令於門外相見其諸司屬官及應沿檄被差過往之人並不許迎送　八年五月十九日詔自今州縣官到任後守臣非有的實差使並不得輒作名色差出　七月二十一日詔帥臣監司以勸農為名自當朝夕諮訪以待上問比者數命諸道條具雨暘豐歉之候乃或泛言某郡某縣大略如何或云見行取會類屬文具仰自今行下所部令諸縣五日一申州州十五日一申帥臣監司繳候指揮到日帥臣監司即時開具聞奏其或不盡不實並當黜罰同日詔近太史奏星緯失次

當虞水旱命聞諸路有連歲饑饉去處稍失存恤則愚民無知未免流為盜賊其餘雖豐熟州縣亦須過為警備全在帥守監司預行措置銷患未形通融有無撙節支費絕治貪刻之吏賑濟失業之民尤不可忽者如兵將勇怯巡尉能否仰隨所隸詳加考察常令訓齊士伍整治器械恩威既著姦究自消能寬顧憂當議顯賞一或違戾必罰無赦指揮到日令守臣具結罪知稟狀申逐路帥臣監司類聚同結罪保明以聞　九年四月九日詔自今文武臣再任不得講到罷禮數并不得令府庫更新製造應干物色　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曰朕履四海之籍託公王之上深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躬

節儉之化薄征賦之科冀與宇內共臻富庶之域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厭賫與貨為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斯足秕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衆假勢放利實繁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盖嘗考法祖宗嚴贓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為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屬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挺緩贓過之吏狃習寬政日甚歲劇朕聽朝不怡惟斯民未有憑恚今欲未能建化致理曆之至寧重以貪吏肆為螟螣朕甚自悔夫飾法設刑至於刻其肌膚艱遂而分竄之所以懲小民之無良令列官處職姦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

憲法朕不敢廢惟古今用法之弊率為貴者順意或者生情故晉世劉友伏誅而山濤等不問避貴施賤朕無取焉今將澄革弊風闡明邦典特申播告期之自新或罔革心刑玆無赦不以秩位之高下形勢之重輕朕將一施之咨示中外朕言維服可自今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淳熙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詔曰朕惟唐虞盛時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候伯是以庶政惟和萬邦咸寧蓋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獨為也以堯舜之聖猶責成於臣下況後世乎朕始嗣位涉道尚淺夙夜兢業罔知攸濟咨爾中外小大之臣皆

壽皇聖帝長養封殖以遺朕者布政之初嘉與群公卿士厲精有為輔成治效夫設官分職正以任事一官不稱其任則一事不得其理苟不能輸忠竭誠率作興事將何以副朕倚毗之意報壽皇付託之恩哉繼自今其共乃職悉乃心毋因循以玩日毋怠忽以荒政勉自淬礪各迪有功懷以稱職聞吾將有以褒顯之其或不率邦有常刑布告在位使明知朕意　十八日詔令日戶口雖衆而人生實艱州縣官吏有貪墨虐民者令監司按劾監司有黷貨營私者令內臺糾察其有贓罪顯著朕當遵祖宗壽皇帝成法重寘典憲　二十五日詔訪聞監司守臣多事掊斂以充苞苴結託求進可令御史

臺常切糾察如有違戾必罰毋赦　三月十五日詔訪
聞內外諸軍管兵官多有刻剥軍兵掊歛財賄尋事結
託以為進身之計如有違戾去處令御史臺奏劾當重
行降責　四月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虞僑言近年以來
士大夫狃於故習以法令為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
既晚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職事廢弛期會
稽違蓋其念慮所存不過欲伺候執政之府奔走臺諫
之門為身謀而已乞申敕百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
入毋或先時以出不惟職事之間得以修舉而奔競之
風亦庶幾少戢從之　紹熙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
言古者以例而濟法後世因例而廢法夫例者出格法

之所不該故即其近似者而倣行之如斷罪無正條則有比附定刑之文法不載則有比類施行指揮雖名曰例實不離於法也沿襲既久行法者徃徃循私忘公不比法以為例而因事以起例甚者自有本法亦捨而弗用轉相攀援姦胥猾吏皆得以制其出入而法始廢矣乞令有司檢照紹興以來臣僚不許援例之奏申嚴主典違制科罪長吏免所居官指揮明示中外其有法者止當從法其合比附比類者不得更引非法之例令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如此則祖宗成法得以遵守於無窮矣從之　五月二十四日臣僚言近日以來求之朝廷則去來頗多議論不一未得為安靖求之風俗則人

懷私心士尚口舌未得為和平欲乞守安靖以戒朝廷之紛擾而亦不使失之偷惰貴和平以銷風俗之乖戾而亦不使失之詭隨其有不勤職業不安命義務為不靖以攪亂是非者必罰無赦則議論定公道自行善類可安實事可舉詔安靖而不為偷惰和平而不為詭隨比誠臣下之美事凡厥攸司各宜遵守以副朕意　十月二十七日左諫議大夫何澹言近時以來中外臣庶不循分守不安義命人欲逞其私意不問法之可行在法不許援例今援正例足矣而又攀緣不可行之例爲在法不許換易差遣今換易本等足矣而又必欲陞等差遣爲孤寒之士待七八之次猶有不得祿者今有一恩

例則連綿添差不問一任到部之人等候一年半歲方得一闕今一有勢力則見任未滿已得再任不肯失一兩月之俸異時無軍功人假人優異之恩賞而轉行猶自有說今不假優異之恩賞矣異時無優異恩賞人累數賞而作一官陳乞已是冒濫今不復累賞陳乞矣如此之類不止一端欲乞下臣此章警戒中外今後有毀法破例之事不得干請又其甚者許臺諫糾治則人稍知廉隅不爲紀綱法度之蠹從之　二十九日御曰朕承基緒之重兢業圖治嘉與萬方百姓共臻康阜故修明憲度昭著可稽發施命令寬恤是務庶幾遠邇均被實惠郡縣之吏與朕共此者也所宜蚤夜究心竭公導職

格數德意致之于民令乃不然法易遵而不知奉令數
下而不知行或者徇情自肆格詔而弗須使國章不得
盡孚王澤無繇下及吏之慢弛莫此為甚將何以朕朕
經理庶政愛養斯民之意厚夫端本于上既申飭告教
而下弗祗若咎安可逃其各盡體朕懷奉法遵令布宣
明旨無或不虔儻敢狃于故習尚囿違戾當置重典示
以必罰　二年三月四日臣僚言列職郡縣或以二年
為任或以三年為任逮其滿也復有補填月日少者一
月多者兩月至期交代夫復何辭令士大夫嗜利無恥
有以舉主未圓求那展者有以差委為名苟遷延者巧
僞百出不可殫舉甚至遠逆之屬占吝不以時遣致使

合赴上者以待闕之日久仰祿之心切富者挈累裹糧而趨貧者徒步匍匐而往廉耻道喪一至於是欲乞明敕州縣之吏或虧廉耻必加按劾庶幾有所警懼從之

八日權禮部尚書李巘言今郡縣之間蠧耗日滋長吏躬持廉節為之表率尚恐不能補徹況復飾偽嗜利貪墨而不知耻則將何以御其下乎乞申戒郡守無得輙以公帑之物更互送餽以為己利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重寘于憲詔互送之弊誠為蠧耗令後監司郡守輙敢違犯在內令御史臺彈劾在外許監司互察並以贓論常切遵守　十月十六日詔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宵旰在念蠲除賦甚頒

宣寬恤嘉與四方臻于安富郡守縣令最近于民者也
最近于民者(也)里閭利病無不周知年穀豐歉無不親
睹獄犴枉直無不徧閱凡吾民之休戚皆繫焉誠能壓
身率職拊循恩愛以承休德庶幾乎政平訟理之效今
令丞之人言乃闕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
問也追呼相繼敢為推剥而民之安否不恤也財計之
外治理蔑聞苟免幸進狃于故習甚不稱朕委屬之意
夫邦財有常固在經理而非必掊克督趣以為能也民
生至重尤貴綏輯顧不若賦輸期會之爭乎本末先後
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可不勉哉繼自今各脩乃政
圖乃庸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愁歎不生

時予汝嘉其或奉行弗虔邦有常憲播告遐邇明示朕懐　紹熙五年八月十三日詔曰朕惟康吏民之表而為國之蠹民之病者莫污吏若也不有誅賞曷示勸懲繼自今諸道監司刺舉之官於郡邑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污必糾毋憚大吏毋縱私昵賞不遹薪法不爾私期吏稱民安副朕意焉　九月十四日詔訪聞州縣以權勢親戚過往干託輒於鄉村差借人夫顧屬違法仰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　同日明堂赦令來赦文寬恤事件仰監司督責郡縣自赦到限一季將遵行過名件結罪申奏或故違隱而不舉令御史臺彈劾聞奏十一月七日臣僚言為治之要當以重名器抑僥倖爲

為先蓋名器重則爵賞公而無濫授之私僥倖抑則私謁杜而絕妄求之患乞下臣此章戒敕內外之人審名器之重而不可以妄求知僥倖之抑而不可以輙啟凡非憲章所在皆卻而不受如有干求違戾者許諫官御史彈奏則紀綱日張聖治日新實社稷無疆之休從之

二十二日都省言紹熙二年五月七日指揮行在諸百官司並合輪官吏宿直詔今後並須日輪官吏宿直非實有疾故各不許請官代宿人吏亦不得募人承直其倉場庫務等處仍仰所轄官司常切鈐束不時檢察如有違戾重行責罰在法權與正同其六部兼權郎中亦合通輪宿直既而十二月九日臣僚言省部寺監等

處當其宿直非特吏人敢為承替而輪之官亦輙托事故代以吏人者有矣百官當其入局既已甚晚及其出局又乃託故爭先而去吏牘不省吏姦不察視公家職事若將浼焉乞賜戒敕俾凡百官吏各恭其職而宿直必親各司其局而出入必時関報有程而毋致稽違文書唯謹而毋致滅裂苟或不然則取其尤者重加責罰從之嘉泰二年三月四日臣僚言復嚴入局宿直之制乞申飭攸司自今以往非遇假日不許自便如遇草忌或係當宿之日亦皆如期入局其有畔官離次踵習獘風者委自御史臺覺察以聞從之　慶元元年五月十四日詔曰朕惟風俗者治忽之樞機士大夫風俗之權

輕字下脱
朕之爵祿恪
之使然欲以
固其權也長
此安窮夫仁
行而從善義
立而俗

興昔有周文武之隆在位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
良下至庶民無有淫朋無有比德也於虖何其熾歟朕
甚慕之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今也不然
在廷薦紳之徒間有懷背公死黨之心蔑尊君親上之
諂陰佞諛側媚以奉權彊陽詭僻險儌以釣聲譽皷倡
横議貪利逞私使毁譽是非棼然殽亂於虖朕之所託
材器職業稡於群下顧迺如此豈朕訓導之方有所未
至歟抑士湛於流失之久不能以自振歟將名實未辯
好惡異情而致是歟殆曩者任事之臣奮私昵黨輕易
朕既明絀陟寬誹訕以示天下矣人之倚乃身迂乃心
往不可悔自今至於後日洒濯厥衷存心去私可否從

遺各當於理則予汝嘉丕克羞爾其有不吉不廸習非怙終則邦有常刑朕不敢貸汝悔身何及書不云乎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咨爾多士明聽朕言毋忽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言比年以來州郡監司務相蒙蔽或市私恩或植私黨或牽自己之利害或受他人之囑託見贓不劾聞暴不刺乞令諸州專察屬縣監司專察諸州臺諫則總其舉摘如令丞簿尉有罪而州不按察以聞則犯者亦論如律而監司亦量經重與之降黜州之僚屬則併責之守倅之按察監司之僚屬亦併責之監司之按察而其坐罪亦如之如此則上下交制小大相維姦贓暴虐無所逃罪朝廷特舉其大綱而天下

無不治斯民無不被賜矣從之　四月三日右諫議大夫劉德秀言乞自今四蜀之有除授莫若以其告劄悉付制司蓋制司月有所遞平安奏者自此至彼例不過一月卻自制司發下所屬近者不過數日遠者不過半月彼可以朝被命而夕治行二廣之有罷黜不獨止付罷黜之人實遞下諸司使互相覺察州郡則即日差次官攝事諸司則即日以他司兼權則被黜者不得懷姦挾私以逞矣從之　二十四日知饒州湯碩言恭惟陛下恭儉憂勤奉己甚約視民如傷夙興夜寐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凡所播告厥有丁寧然州縣之吏間有不能奉承德意尚為民害者曰擅科曰預借不給鈔曰重催

夫近郡猶無忌憚况於遠方之民誠恐無所伸訴乞行
下諸路監司常切覺察不容州縣違戾體訪以聞將官
吏重寘典憲監司失於舉發亦坐失職之罪從之　十
月十四日臣僚言近日監司帥守到任之後甫及半考
或幾一年觀風問俗巡歷未周承宣流化撫字未徧即
致書當路自述勞績干求廟堂經營召命其間復有嘗
遭論列者自應杜門省愆痛自悛悔朝廷不忍終棄亦
必扶持而用之令也彈劾之墨未乾輒敢遣人徧通中
都書問曲致私禱力求監司帥守差遣茍圖進身乞下
臣此章明諭大臣布告中外使監司帥守勉修職業杜
絕私請如政績昭著必俟終更然後進用或增秩因任

使之終惠百姓不得移書干進其有曾經論列罪罷之人率以二年為限方許授以祠祿俟其果有悛心次第用之亦未為晚其或尚敢違戾令御史臺彈奏聞重寘典憲從之　四年正月十五日詔曰朕聞隆古盛時有國令與三載考績庶務交修咸事靖共率循檢押以浮躁為戒以趨競為慙迨成久任之功坐底丕平之治淳風既遠素尚莫聞士有橫翔捷出之心人無宿道嚮方之志類於官遽之視殆猶傳舍之然至使端人深愧澆習朕每觀此為之喟焉度德量能固欲持衡之審蘊才負藝盍虞躍冶之嫌豈上之教令所未明抑下之陶染所難革槩衆聽延時薦紳其繼自今各揚厥職毋憚

積日而累月庶幾超事以赴功茲或罔從必罰無赦故此詔示宜體至懷既而十八日臣僚言近日以來士大大不顧廉隅不安分守不修職業趨競浮躁務在速得或踴躍自獻而不以為恥或宛轉請囑而不以為非甚者計日數月攀援舊例恬不知怪致煩明詔戒飭宸翰一頒中外聳動小大之臣自宜洗心滌慮翕然丕變以無負君父丁寧之意其或尚狃舊習不知悛改趨競浮躁巧圖嗜進公違隆指自觸憲章即令大臣具名取旨重加黜責間有僥冒而得之者給舍臺諫各揚乃職必行論奏毋容漏綱庶幾聖訓不為虛文朝廷自此清明臣職自此修舉風俗自此醇厚從之 五月十二日詔

曰朕惟真偽邪正雜糅未明雖帝王猶有不能以化天下舜之命官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周公作立政曰勿用憸人其惟吉士夫讒說不至於殄行憸人不得與吉士並進此虞周所繇昌也朕甚慕之間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廢棄典章包藏禍心神人共憤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以執天下之正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欽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謀窺伺釁隙毀譽舛逆流言間裝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惟我國家秉德康寧其有不若德格則承之庸之不汝瑕

殄令惟自作弗靖昏譸張以為幻意者漸于流失之俗而不可復返與將扭於國之寬恩而罰有不及與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夫善惡之習異是非之儀公人情當知所擇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易聽毋使姦偽之徒復借疑似之說巧為蔽欺以惑亂世俗若其餘習未泯淫辭覆出遂非而不悔怙終而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其審朕言毋忽　八月二十四日臣僚言比年以來州縣官吏奔競躁進相師成風囑託請求恬不知恥賄賂雜沓於往來之市竿牘旁午於貴要之門上下玩習不以為怪故作縣未幾即求薦

以圖陞職作縣未幾即求薦

以圖作州作州未幾即求薦以圖特節既得節矣復圖職名得職名矣復圖召命撰造政績欺罔朝聽超躐資序攫取美官乞下臣此章風厲中外俾内之執事者公心任怨而勿徇其囑託之私外之守令監司勤身奉職而勿狃於躁進之習庶幾州縣小大之臣各懷固志展布四體於職分之所當為而無復鄉來婾情之態事業既舉姦弊自銷財計足而民力紓有不難致者儻或狃於舊習干進不已在内委臺諫彈劾在外委監司帥臣覺察其監司帥臣自相違戾仍許遞互糾劾以姓名聞並寘典憲若朝士受其囑託與之經營亦一例坐罪從之

十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今日州縣之間職業之不

舉官守之不嚴皆任子之爲也乞戒敕監司帥守毋或
一切觀望使州縣小臣不安分守越職維次其見今維
去職任者限一月還任郡以旬申監司監司以月申臺
部各結罪保明有無監當簿尉等託故離任不在官所
其有違戾因事發覺並與嶽廟或坐以擅離職任之罪
監司帥守依前觀望應副干求輒擅差移則併加責罰
仍令御史臺按劾聞奏從之　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臣
僚言比年以來更迭之制不明寖成內重之弊乞明詔
大臣捡舉高宗皇帝孝宗皇帝兩朝詔旨常切遵行俾
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庶幾植立廉恥之風勉
知進退之節興起治功實非小補如或持祿固位慢令

廢法次第揆劾從之　嘉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在法監司守倅於寄居州郡自合迴避至於監司屬官本路寄居者近降指揮亦不許注授乞今後不以文武官並不許於寄居州郡作釐務差遣者為定法應見任人並乞限一月於別郡兩易一等差遣如已授未上願就兩易或別注授者聽如此則文武官寄居本州者皆不能為本州之官從之　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士風躁進殊不為恥近日尤甚自此尚或不悛須指名彈奏當議黜責可牓朝堂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江西提刑彭演奏乞戒敕守令近民之官凡專事聚斂者自今以始洗心易慮無以措克而取民無藝無以苛酷而陷民非

臺如或不改前非復用虐政以政監司按劾臺諫論列重實典憲至於朝廷除授之際能牧養者雖無奇效必加旌異事苛刻者縱有敏才必加抑退從之　二月十二日翰林學士陳宗召言乞戒諭見之繁嚴書尺之制使群下盡力率職緝熈事功表倡遠方從之　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商飛卿言今日之弊正在於職業之不修而媮惰之俗成氣節之不立而頹靡之風熾乞明賜訓敕自今以始侍從之臣必責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擇其盡忠無隱者進之其依阿固位者黜之以聳動百執事之觀聽庶幾士氣漸振從之　十二月九日侍御史陸峻言伏覩慶元二年臣僚獻議朝廷昨令所

在官司遇有替移即以見錢物之數交與承替之人合
并而申之數年之間未聞有已替之人錢物不迭元交
之數者於是截自紹熙二年以來諸州諸司總領所申
到之數委御史臺考覈其有不及元交之數舉摘聞奏
越明年臣僚具奏欲責其交承之際究見無拖欠官兵
俸給有無未發綱運外見在錢物實迭元交之數而又
增多則厚與推賞或實拖欠而假借虛申則重寘典憲
臣所謂將以救弊而反以滋弊者已可見矣乞自州郡
凡已籍為見在之數者無望其復過是數以啟其希進
用之心或偶過之亦姑聽之蓋為守而賢必不專意於
聚斂如其不賢則利已病民其弊如前所陳者將無所

不至矣其他諸司總領所悉視此以行庶民力少寬得以培植邦本夫今不治日甚一日乞布告中外使咸知以體國愛民為本而不萌希賞嗜進之心從之　十八日臣僚言民力之寬自州郡始郡計之足自裁節浮費始乞下諸路州縣應涉浮費悉從減省仍許令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二十七日詔監司察吏治之臧否郡守任斯民之休戚朕所選任罕惠愛於幽遠者也賢不肖渾殽古所不免貪侈相尚莫甚茲世且互送無申飭屢矣曾不知畏更甚於前巧為名色動以千百計無遠弗及此往彼來前者習於所聞後來視以為例公庫不給資以經常又其甚者必至朘民膏血而後已帑藏空乏

職此之由是豈朕所望於士大夫之所為哉自今以往痛加勉飭外則監司互察内則臺諫風聞一或麗此必罰無赦　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詔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權要之臣顧先徇私以撓吾禁請屬之書旁午於道彼幸利求容者亦無為國得人之意專待形勢親黨之需奔競日滋寒唆見遺乃者訓敕屢申曾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儆中外其有輒還私書及受私書不以聞者並重寘于理無貸　開禧二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乞申飭諸路監司尊守見行條法自今至于後日每歲必徧歷本部考察吏治詢訪民隱尤職業後財賦以息誅求省燕游卻送餽以警貪濁以公守法以己率人

其或奉行不虔必罰無貸從之　六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乞戒飭諸路州縣不得妄以軍須運糧和糴為名並緣為欺害及細民仰諸路監司覺察如監司隱蔽令御史臺併與洽其闕兩州縣去處須管體認朝廷寬卹百姓之意從之　十月二十三日臣僚言乞行下三衙沿江蜀道戒飭主師自令以後各盡職業毋得傚學文臣好尚仍乞嚴諭宣撫總漕其容接武臣則勉以忠義激以勇果而無責其禮文言語之末節或有薦舉則當先求智勇藝能之士而矯飾清談虛名無實之人俾不得濫廁於其間從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令諸路監司帥臣各行下所部州縣除實有才業因監司帥守公行

檄委管幹供職人外自餘假借名色營求差檄者日下勒令還任今後如有求檄告假之人仰州縣覈實保明申監司從監司更切審實如委無詐冒規避申取朝廷指揮方得離任若經營關節擅離任所許監司師守按劾重寘典憲　三年三月十七日詔朕猥以眇冲嗣承基緒上思天命之匪易下念民生之多艱宵旰靡皇淵氷是懼屬邊陲之儆擾當兵戍之屢興徭役滋繁黎元騷動未能安田里之業寧不奸陰陽之和冬春以來雨澤尚闕深惟其故寔軫朕心備殫寅畏之誠期答昊穹之戒尚慮州縣官吏奉行弗至民閒疾苦不得上聞繫于守令監司咸思消變之道體朕修省究心撫摩如有

戾詔敕敢事煩苛並緣軍興過有科擾日下嚴行禁戢凡犴獄淹滯逮繫非辜刑罰失平幽枉未達常切覺察以稱朝廷欽卹之意　十一月四日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姦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疎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焰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搢紳泊於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飭兵謹以圖休息稱朕意焉　同日詔韓侂胄怙權擅朝殘民誤國已行罷斥其專政之久中外搢紳泊於將帥凡百才望勳績之人自

慮為朝廷之用者彼乃指國名器掩為思恩朕方丕示
至公維賢能是急緊爾有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
益修厥職以副朕意　十二月八日臣僚言比者權臣
專恣盜權誤國自預政以來變亂百事乞明詔大臣凡
立政用人與事出令必以維持紀綱遵守法度內而百
事執外而監司帥守各思振舉無出於紀綱法度之外
一或戾此糾劾以聞從之　十八日臣僚言比年以來
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乞布告中外戒飭百僚其有被彈
劾與民戶之論訴以貪墨聞于上者必付之有司勘贓
定罪取其伏辯遵用祖宗之法意而斟酌行之立為定
制庶幾貪吏畏戢而人不被害矣從之　嘉定元年正

月二十一日臣僚言竊見彈劾罷免之人率以二年為限許授宮觀任滿然後除授書之甲令炳如日星固當恪守奉行乞明詔大臣自今除授凡曾經論列廢放者並照前項指揮其有公議不容之人輙敢抵冒求進許給舍臺諫論奏重行鐫責庶幾少戢倖進之風從之　四月二十六日詔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邇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風宵惕焉每資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於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效命於多虞之日仍吏士之當為儻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

卿岡乎朕志豈遑官常凡遇在行亦宜深體其有狃於
姑息不知紀律之遵妄肆譁譟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
惑關繫匪輕爰頒一九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
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二年八月六日太學博士柴中
行言今日之贓吏多從輕典大不過鐫秩罷任少須歲
月晏然如初宜如祖宗之法量其罪之輕重從杖配之
刑而籍其家財庶為貪贓之戒從之　四年二月一日
宰執進呈監察御史徐宏言乞戒臣下以禮自飭以肅
朝綱等上曰其中論及單再遇事彼愚人全不知體只
合帶親隨數十人而敢死軍亦帶來幾七八百人雷寿
友等奏單容不入國仰賴陛下聖度包容處置合宜保

全臣下上又曰所以令彭輅去使盡帶歸軍中　八月二十五日詔中外官僚遇國忌行香而為患請假者必先差醫官驗視然後給放請官惟上講免行香其餘不免外官到闕先令赴臺參出給闕子收執以憑參部以條奏請故有旨長詔卜不得以銜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設官分職後官稱不問崇卑除實歷內任人外大偽不可以亂真乞戒敕中外自令後官稱不問崇卑除實歷內任人外止以本職階官為定其書問止用一幅徑述事節或有違戾令御史臺監司彈劾亦厚風俗之一策也從之　四月二十一日臣僚言郡守縣令職在牧民民之疾苦盡加之意令也不然苛征橫擾復且無藝乞戒飭諸路監司守令使之

洗心滌慮體國愛民凡前日之非一切革去庶幾天下之民得安田里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官各有職職各有局自宜恪恭乃事奔走惟謹而近日之在朝行者偷惰特甚乞風示中外自今後百官不以職事之繁簡並依時入局其有兼職人亦合間日赴局治事非假日亦不許出城宴飲仍不得差借妓樂之類應文武已有差遣之人並不許輒入國門如敢違戾專令御史臺察切覺察重行黜責庶幾人知定守官無廢事以副陛下責實之意從之　四月二日臣僚言檢準本臺彈奏格應臣僚官不合辭免恩命輒具辭免者彈奏士大夫之不顧法守繆為辭遜未有甚於今日者內而職事官

之補外及外之由麾而得郎或予內除此皆朝廷量才器使初不以為私恩夫既知其官不應辭則朝聞命而夕引道宜也今乃奏疏祈免闔門待報若自知其不能則未聞有終辭者也若以遜為美德則玩熟見聞亦未有高其遜者也陵節躐等而不嚴著定之令連章累牘而徒涵中書之務此其弊不可不革未容以細故忽也乞敕示中外繼自今如有不合辭免而輒具辭免者所司不許收接仍令御史臺依格彈奏從之　二十七日臣僚言竊惟官吏之崇虛譽而生民之被實禍莫大於趲積之說且趲積之名果何所始乎其殆將以易羨餘之名乎昔者有羨餘之獻盖掊剋者甘心為之令或以

為支用不盡往往餘之羨餘之不美改易名目為欺罔
孝宗皇帝以為令之財賦豈得有餘並卻而不受今又
變而趲積臣嘗推究其由亦有數端一曰以科抑而趲
積二曰以受納而趲積三曰以預借而趲積四曰以重
催而趲積五曰以贓罰而趲積六曰以酒稅而趲積乞
戒約諸郡不許循前數弊安稱趲積重為民害或有違
犯許人戶經御史臺越訴容臣按劾以聞從之　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江東運副真德秀奏祖宗盛時選用
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
而廉能者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
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陛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浸還乾

道淳熙之書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私未能盡革乞
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指承命者得以
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别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從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臣僚言國家竭財力以養兵
非一日矣而為將帥者不體此意專事刻剥乞賜嚴戒
中外諸軍截自今日凡饋遺晏會之禮一切勿講受者
以違制論多者取旨仍敕中外士大夫輒有以私書干
謁諸軍者計所得以贓論其諸軍從來合有財賦令專
為激犒士卒之用或尚敢循習掊刻致有彰露必罰無
赦從之　八年正月十六日詔朕以眇躬獲承丕緒兢
業祇懼罔敢荒寧歷載于茲治不加進深惟寡昧不足

以章列聖之洪業休德志勤道遠安敢諉責於下顧天
下之大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在昔周文王武王治内治
外功成可歌詠固二后憂勤之所致則亦有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用能保乂王家端命于上帝今文武獻臣
布列中外皆朕所以共天位治天職者而邇狃於荒俗
鮮克自奮士大夫不修職業而玩愒以苟安將帥不務
拊循而梏丸以自殖體國之意少謀己之意多將何以
副朕厲積庶政興起事功之志乎蓋聞齊人烹阿封即
墨而群臣莫敢飾詐漢宣示信賞必罰而文學法理之
士咸積其能繼自今其改志易慮毋蹈故常精白一心
恪共職則予汝嘉其或不悛罰及爾身後不可悔播告

在位明聽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九月二十七日

臣僚言朝廷張官置吏上下相維乃有立意本善而流弊滋甚者諸路監司差官饋送之弊是也路凡幾州州凡凡幾縣而監司不能徧歷故遣其所屬而互察之承其命者因當體其分遣之意今乃不然分布四出惟利是圖饋遺既足他皆不問曰下馬錢曰發路錢曰折送錢曰特送錢批勝既足則又有夫脚錢間過州郡稍有事力使其當之猶或庶幾惟是小小縣道率皆迫蹙豈宜堪此一遇貪婪之徒則又有意外無厭之需稍不滿欲多端羅織其間或有不法事件不過增加饋遺雖有過愆置而不言為監司亦何從而察之耶此官吏之弊習

而郡邑受患之最深者乞下諸路自今後應差官吏須擇清廉介潔之人除批券之外其餘饋送並不許擅受分文皆以贓論從之　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所以振肅紀綱使堂陛益尊其出言非因當奉身而去或出言是聖君當垂聽而賜之行則公道以明官邪自革臣伏見近者臺諫按劾贓吏已蒙朝廷罷黜未幾公然略無忌憚詣闕自陳公朝不忍拂其請為下所屬會實因假勢要曲意保明來上得旨特與改正自後駸駸顯達蓋被論者既無過則論之者宜得罪是非不兩立也乞特降指揮繼今凡以贓罷未許遽求改正文狀未可輕授檢會元劾章疏犯罪重輕

為之處分庶乎人懷畏心莫不潔己奉公而萬物吐氣矣從之　十二年八月七日臣僚言臣觀淳熙紹熙間班行序進率二三載未聞下之人以遲速而窺其上上之人未嘗為人擇官求悅于下也詠鼓遵人使言一謀一猷皆國之利但存忠實何緣厥聞乃有奏篇甫上伏否未決游談聚議遽謂禍機致使勇者或過於言怯者或沮於言是就睽而去泰可不懼歟乞詔大臣申儆在列洪開誠心各爭至意俾之修職業以俟簡知摭言論以備擇用豈特一時集嘉靖之福哉從之　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臣聞善為國者不慮事功之難成而憂士大夫之心術不正陛下自更化以來親用正人

尊禮儒術凡海内知名之士收拾略盡庶幾乎濟濟之
風矣而人實不易知知人亦未易緣飾於外類若醇正
察其所安或至回邪託名靖退而志在要君謬曰輸忠
而心實觖望外侮稍息隨時經理可也而虛張邉報者
惟恐事之不符年歲順成社稷靈長之福也而過談災
異者惟恐言之不驗或首鼠兩端為附會之地或奔走
旁蹊為進用之階背公營私貪榮獵譽陰拱默視喜禍
幸災異議扇騰一唱百和人心揺於下國論惑於上當
此時而欲求治安不可得也愛君憂國者當如是乎昔
孔子作春秋不誅人顯過而誅人隱慝顯過易見隱慝
難知易見者人得而議焉罰得而加焉難知者非聖人

直筆之公則天下受欺而懲惡之義廢矣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臣願陛下體春秋誅心之法風厲群工
俾之洗濯肝膽各揚乃職以濟國事厥或包藏禍心務
靖共臺諫論列以聞如此則百官正而遠近莫敢不一
於正矣其於治道實非小補從之　三月十四日臣僚
言設官分職皆以民統一路曰監司臨千里曰郡守澄清
牧養若不相侔然譬諸手足臂指勢分上下而脉絡貫
通同護元氣豈有一人之身自扞格哉今駕軺車者六
條問事多不經意苛務峻急惟自行喜共怒之私或寄
勸公事示之意向以輕為重者或薦舉人才連番累牘
以貪為廉者沽激則過於生事罷軟則殆成具文至於

巡歷又不過舉行故典凡民生之休戚獄訟之繁簡每無與焉大抵養尊自營下情不通此今日監司之大弊也分符竹者承流宣化視為迂闊財賦之外他無所用其心二稅自有定額不容於不催而支移折變日累歲增民始病矣榷酤算商素號郡計不容於不理而求多計羸創為措置民又病矣書生則懼乏興俗吏則多貪黷大抵妄作者或凌駕其上以為高乏勢者又矯枉過正曲媚取容此今日郡守之大弊也已下臣此章風厲于外俾監司以澄清為任體州郡之事力而大為之防郡守以牧養為心凡所以取諸民者皆寓吾之不得已而勿過為之制存舉職之公去庇局之私體國為民相

勉以正庶幾積久之弊或可漸革從之二十八日臣條言竊謂國家多事之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一命之士不擇事而安相與勠力以集事功則殘虜可滅中興可期令陛下博延人物而臨事有乏才之歎士大夫布滿中外而緩急無任事之人不務忠赤交相為媮知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知有利達而不知有命義位高者以經濟自負而希榮乎卿相秩卑者以事功自許而雅意於本朝或私相標榜謂某人足以辦某事也某人足以任某責也一旦蒙被推擇未至負荷之難而退縮畏避巧於求免怨望百出黃鼓多端或謂議論不合而欲以此去我也或謂事勢已急而欲以此禍我也以

故宣威之命竟成中輟西蜀謀帥歷時未定三邊官守
兼攝猶多相師成風恬不知怪借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辭尊居卑者誰歟辭富居貧者誰歟臣見食於人矣
未見人浮於食也陛下以禮義廉恥遇其臣而士大夫
不知砥節礪行以報君上彼蓋曰辭難而獲禍不過免
爾尋即復用矣無毛髮之傷而有終身之利何憚而不
為欺何為不方命耶君猶父也子之從命惟所東西則
惡有所不當避利有所不當擇者太祖皇帝征澤潞中
書舍人趙逢憚太行之險偽傷足留懷州異時太祖曰
此人得非不肯上山者乎待從之臣自便如此付御史
按鞫貶之有天下者以慶賞刑威役使群動非可以姑

息為也庖從辭勞猶不少怠況多事之時推擇任使一失機會利害匪輕臣願陛下酌權時之宜嚴避事之罰有一于此重加竄謫寬裕褞之中而濟之以發強剛毅之政庶乎知所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也從之　四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臣聞朝廷之根本在州縣州縣之根本在田里民生窮蹙日甚一日矣衣食給足者祖居無二三父居無五六富民大家保數世而不失者抑幾何人士大夫類曰抑強扶弱而不知安富卹貧亦所以為政也田里貧則國家貧田里富則國家富田里之財即國家之財也在州縣得數十潤屋之民鄉井有所丐貸官府有所倚辦歲稔之和糴年饑之勸糶軍興之助邊需

爵度牒令下擻應莫之敢違使田里之間等是窮戶則自救不贍焉能佐公上之急哉監司師守政墮一偏疾視大過指為奇貨寧有怨心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或因事文致或事外摭拾不沒入其貲產不已也若惡逆犯盜囊槖亡命法固不容矣而今豈有是哉昔之有力者勢擬王侯今不過等第戶而已昔之武斷豪奪姦駕州縣者今不過儉嗇自潤避遠官府而已富者恐之府寧免有爭一步公門即落機穽捶楚之下頃刻破家田里皇皇重足而立以財援禍寧若違貧比何等氣象耶陛下選用師守欲得豈弟循良選用監司必不使一哭也而臣耳目聞覩苛政實多借使沒入之財盡歸公

上涓滴之水何補江河而四方萬里銜寃茹痛之民呼
天茫茫生不如死自昔召水旱之災激盜賊之變靡不
由茲臣願陛下覽臣此章戒飭監司帥守不得非法估
籍民財應日前施行者罰不當罪即似斟酌給還如罪
罰相當即以簿錄實數申聞朝廷令項椿管不得移充
分文彼無所利焉自不為矣培埴根本感召和氣莫急
於此從之　五月二十三日臣僚言臣聞方今之弊士
大夫循私情廢公法膏粱得志寒畯失職請託之風熾
僥倖之門開以應副為疏通以守正為怪僻徇私之弊
至此極矣乞下臣此章風厲百辟居中者勿私於子弟
親戚在外者勿牽於權勢貴要一洗徇私之習率為奉

多字下脫
奉法循吏者
少循私廢公
者多

法之吏小大相維以輔成中興之功豈不偉歟其或怙終不悛蠹俗亂政臣當不避仇怨論列以聞從之　十月一日臣僚言監司耳目之寄郡守師帥之官非振飾吏治不足以恵民非刺擧公心不足以飭吏孰臧否孰廉孰貪選部内稱職之尤者援而擧之則百吏莫不激勸摘部内不職之尤者劾而黜之則百姓莫不震悚吏治或飭民瘼自蘇臣嘗由諸生粗知田里疾苦切泛觀州縣間靖共少弛慢者多或以贓濫聞或以虐聞而上官甘心庇之蔽若不知也而巧於結托依附者則虛張聲勢妄作威福恣為猖獗而不卹三尺律如無法視按察官如無人清明之朝詎應有此臣嘗思其故矣監司

郡守牽於親故之私情奪於權要之請囑調亭容隱但
欲市恩口街議請喋不得發且不獨不繩其罪又從而
勉彊薦進之剌舉若斯罪將誰歟大抵塵來傳所職何
事而忍附下罔上至於委靡敗壞如此哉乞下臣此章
風厲內外継自今郡縣官吏各宜洗心滌慮修舉職業
或罪惡具有顯狀而監司郡守故為蒙蔽不以上聞者
臣當不避仇怨併將按劾懼寘典憲從之　十一月二
十九日臣僚言頃見臣僚奏㢠官除授不當辭免禁絕
未幾循習猶故然置而不問者猶曰辭避美事也近年
士大夫愈不識體監司郡守無故丐祠大臣侍從殿藩滿歲
不嫌有請自餘塵靡郎合俟終更臣不敢以士夫引退為

非察其本心不過偷禮果若疾病多故勇決祈閑直致其辭囑曰不可何至鋪敘猥瑣陳述功能或一路剖決之微或一郡出納之細不曰驅馳得疾則曰繁劇損心求退乃所以求榮自遜乃所以自薦豈獨識者笑之而溺於流俗者亦自笑也褻瀆天聽希望朝廷奇敬莫大乎是乞下臣此章戒飭監司郡守恪恭職業任滿外聽差除若在任債效彰彰自膺褒擢特不許備禮丐祠若有廹切情悰顧就退閑簡潔陳情乞與從欲其或不畏物議張聒自如臺諫抨彈懲一戒百所以長誠實革欺誕美風俗也從之

嘉定十四年正月一日臣僚言國寄耳目於一臺嚴紀綱於三院所以糾正官邪振風厲

釆蓋朝廷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一其意徵矣臣竊謂今日民不安業者原於吏不稱職萬事之失其序百司庶府徇私忘公者之過也臣以得於所聞未敢指斥言之試為陛下陳其略夫位至法從亦通顯矣公朝之所以待遇不為不至乃身在外尚得附奏言事況鳴玉曳履於赤墀而獨不聞有已見上殿循循嘿嘿苟安歲月獻納論思之義安在哉北扉西掖所以代王言常處一代鴻碩雖擇其平時有文名者而詞采亂散體製淺陋人所指目即何以聳動四方之觀聽哉三館二者號為清官雖曰儲英俊之望豈容不宿其業今謂之編修檢討而足跡不至史館中秘專修會要著庭

專類日歷而實未嘗考見首尾大師視成於吏手職其讎校而所校者何書名為是正而所正者何字唐人云祕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蓋謂是也學校所以長育人材涵養士氣師儒之官雖用名流而心術不正者豈得為無有觀其命題立意多涉險怪校文取士未免朋私近者省闈專考本經而中選多其故舊用心若是何以表率諸生主監公論無怪乎士氣不振人才之不古也列寺有卿諸曹有郎其選至重去侍從一間耳而閑茸癈疾者猶得以俎豆其間職業弛惰蓋可知也外而監司刺舉迺其職也今乃以不按吏為美名以不摘姦為省事近者夫郡守倅互申至于再三監司曾無一言以辯

曲直寧不負朝廷之委寄乎餉臺總諸道之財賦邉事方興督迫誠不容緩而乃一意營私殊不體國截留綱解歸之私家方且以乏興為辭奏劾郡守寧無愧乎乞下臣此章風厲中外俾小大之臣洗心滌慮淬厲職業如或狃於故習莫能自新臣當次彈劾以聞從之 二十八日臣僚言臣蒙恩親擢供職甫及旬浹吏有鈔紙尾具數十州白臣云本臺公費皆遣他無窠名盡取之諸郡臣問之其名謂何吏云以修造為詞久例也臣驗然竊謂憲臺所以糾逖官邪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苞苴互饋且猶有禁安有身為臺臣書盈赤之紙假修造之名公取之諸郡邪臣非敢故欲破前人已行之例以沽

譽掠美誠以職在執憲詎容舉例而廢法況臣自入臺
即移文諸路監司帥守約以日後並不恭一出一劄近地
諸司已有依應到臺緣此求書干擾州郡之人其請遂
塞今乃因公費而有求則是躬言之躬蹈之也兼臣訪
聞上省而部下而寺監與州郡有干涉者何止一司則
假名色而被需索者又不知幾郡其間公帑之積至有
一二千緡果何為哉非飾廚傳則侈饋遺而已州郡錙
銖以上悉取諸民何忍以無名之財供不給之費乎乞
下臣此章戒飭諸郡除苞苴互饋已有明文禁戢自全
格遵守外凡百官府或以公劄邀取緡錢者並不許供
送其有觀望不遵約束容臣覺察按劾以聞臣照得仕

於朝而補外者有所謂光局錢法雖不載蓋有未忘舊者自以恩意相遺爾非若邀求而得也從之　二月三日臣僚言臣聞公道明則國維張私情勝則公道泯士大夫以身體國豈當以私情蠹公道哉臣謂欲扶公道先遏私情欲遏私情先禁囑託欲禁天下之囑託又當先自近始乞下臣此章明詔中外各宜洗去舊習咸與惟新毋循私情以害公道其或不悛臣當不避仇怨次第糾劾以聞從之　二十三日臣僚言臣嘗考祖宗盛朝待下有禮度越前代而刑憲之用未嘗敢輕於貪墨得譴者一毫不貸為縣令坐贓則棄市監榷酤坐贓則棄市掌官邸坐贓則棄市其次如知齊州犯法則配隸

沙門知漣水軍坐枉法則配隸深廣淳化天聖間所以懲貪黷戒侵盜者其法蓋如此其重也世變益降吏齊之行而跖蹻之行多此年以來固有出鎮坤維肆加掊斂席卷而行而為蜀士之所暴揚欲行邀截者又有分帥江淮私自豐殖滿載而歸而為關津之所誰何莫掩衆目者罪重罰輕未快輿論夫當邊聲未靜萬竈雲屯木牛流馬日慮不及為臣子者正當同心盡瘁勵節守操以寬宵旰之憂顧乃仍習故態上不國體下不恤民惟欲以自肥其家其可得乎陛下仁德高古贓吏坐罪率不致死輕者僅從罷黜重者或止鐫降此已為從厚之至若其所受之贓詎可亦縱而不之問哉欲望聖慈

俯鑒此章應有以贓敗者無止於降官罷任並須研窮事實追沒入官仍用估籍其家重行貶竄庶幾望法知懼摽貪為廉從之　九月二日臣僚言臣聞譊說震驚虞庭所疾譸張為幻周書戒之欺誑之俗自昔帝王之所必懲也今陛下茂建皇極大明公論士大夫所當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乞下臣此章風厲中外俾士大夫其各洗心滌慮勵職修業毋以利口為賢則風俗一變愿忠實著矣其或狃於故習怙終不改臣當糾劾以聞從之　十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仰惟祖宗建置臺諫所以糾逖官邪扶持國論權蓋重矣內以嚴堂陛之分外以折姦雄之萌百僚斂手待枰四夷聞風知畏臺諫重然

後朝廷尊其意深也今日公朔之待臺諫固無異於祖宗時而士大夫風俗寖不如祖宗之舊位至通顯過惡暴句迫於公論詎容但已不自知過陰肆中傷以圖報復外郡倅貳一污狼藉為諫臣所劾尚不退聽偃然在任巧為辭說以蓋愆尤身居班列職業不修自懼弗克乃宣言於外某與某官有隙行將及我是殆欲鉗制臺諫壅塞言路此何等風俗邪州縣微官或遭論罷輒入修門多方營求況大吏乎近自監司帥守職事相關期會或久而不報況遐方乎紀綱陵夷風俗消委漸不可長昔在神宗朝監司御史彭汝礪論都檢正俞充有旨問充事迹得之何人汝礪卒不對且謂臺諫漏言則外

之是非得失無復知矣人主之尊且不欲以是責臺臣未聞庶僚公然欲與臺諫辦是與非也慮其攻己則先設隄防以拒其未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糾彈之司若遭恐脅慮成姦謀此御史陳堯臣諄諄言之於先朝也臣待罪風憲學術膚淺豈能望昔人萬一然臺綱所繫責任非輕臣若顧忌而不敢言是臣負陛下也乞下臣此章申儆在位今後臺諫凡有所論列尚敢不畏公議拯姦護惡過自緣飾許臣彈奏重寘典憲從之

十五年二月五日臣僚言竊觀比年臣僚之陳請屢言之申嚴所以為斯民慮者至詳且悉監司屬官不許令令州縣官兼攝縣令闕員惟以佐官就權所以杜干請

清官曹也比聞復有並緣差委者監司不許差專人下
州州不許差專人下縣不許差專人下鄉所以革貪殘
為民擾也比聞復有違戾弗卹者保正不許催科今則
以追欠户為名實使之催科官坊不得抑勒民户酤買
今則以婚葬為名又從而彊抑諸州禁軍專令教閱不
許借事私役而邇來未免借事私役淮之萬弩手湖北
之義勇京襄之保捷惟習為兵不許離役差使而邇來
未免離役差使玩法慢令相視而傚豈容遵行之吏不
謹如是哉乞下臣此章下部檢照已行申嚴戒飭放示
監司諸郡俾之洗心滌慮一意奉行如復因仍不革前
弊而御史臺外而監司常切覺切違者彈劾以聞從之

九月二日臣僚言臣聞立法所以為民其始也未嘗不善末流一失則善意泯而弊獨存是非法之罪有諸負法之罪也諸有財產而男女孤幼官為抄劄寄庫謂之檢校俟該年格則給還之法非不善也今檢校之財一入州縣則視同官物季給所須則多方要阻年及有請則故意占吝而必待宛轉或支移他用者有之或侵欺規隱者有之此檢校之法弊也應民戶紛爭未決之財并取贓未定之訟其財皆寄於官謂之寄庫俟已定奪則給還之法非不善也今州縣之間幸其在官則脫為己有兩訟既決財合有歸而遷延不給逮其陳訴明白越月踰時物已羽化或稱前官用過者有之或指為

交割之數者有之此寄庫之法弊也已撿校而輙支用者論如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乞嚴飭有司申明前禁應撿校寄庫錢物官司不得妄自侵移合給還而不給還者許民戶經臺省越訴其官吏必罰無貸庶幾不失立法之初意從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臣僚言頃蒙聖恩備司廉院嘗露朴忠以國忌行香不許宴集具之于疏夫朝臣作假不曰感冒則曰足疾自應卧病以俟恭告人不得而謁已則名之曰謁禁已不得而謁人則名之曰禁謁令乃不然指是以為常例假是以為避免呵導出入公然弗顧或置馬於郊坰或擁醫於邸第甚者宴集以盡歡提攜以賞勝上欺君父恬不知怪豈所謂

夙夜在公之義哉乞申嚴儀制凡過給假之官必與禁謁謁禁二者並行無或違戾庶幾法令不爲虛設而在位無懷私罔上之風從之 嘉定十六年四月二日臣僚言賦稅者生民之膏血也豈容苛斂以爲虐朝廷嘗以節絹有餘閒令輕價折納而州縣並緣增直益數以取贏者有之夏秋之苗税自有合收定額而州縣折麥折秫以求多者有之甚而和糴軍儲米穀一切科敷以攤而民不聊生矣刑獄者生民之司命也豈容任情以變遷有刃傷四十餘痕不俟州縣結正遽移監司勘鞫而歸之於是刑者有命官贓濫已明上司反怒詞首之告訐而先擯之於捶楚者甚而視賂批判貽書請囑而

民無所訴矣科舉以取士薦削以陛敗國家之重事也有親孫居母之制而隸就監補中選者有子弟赴監補而申省部以無人就試者有壟郡以空頭舉狀而邀索高價公然求售有小吏求舉不遂而撰造謗語傷陷上官或為試官作暗記以私取或為舉將待納賄而論薦士論宜其未平內外更迭比嘗申嚴矣有職居學館究轉懇祈言之至再至三欲弗上補外之章官吏被劾罷顯著矣有隱迹近地巧肆經營欲必遂請求之願官職宜其未肅至若巨鎮大閫監司郡守貪婪之極知利而忘禮義知得而廢廉耻國家方此有大為之時儻不極中飭警使之丕變他日必致誤國乞下臣此章以風厲

之使弊習一新誠非小補或頑不之卿肤不之革臣當
奮不顧身捃取其尤以聞從之　同日臣僚言陛下臨
政願治不斁視朝大臣勤勞庶務未嘗暇逸而内之百執
局國不偷情祠祭行事必恭必親可也率是簡慢視以為
常輪當部宿必躬必謹可也託故抗歷或委之吏筆此
何理哉外之州縣官財貨竭於民力而不究其源流獄
訟聽於吏姦而不悉其顛末詔旨之下徒掛牆壁薄書
期會若將浼焉比年以來士大夫不安義命爭欲速化
身已通顯多歷年所未見有急流勇退者郡守奏事雅
意本朝知縣滿秩有已赴部注擬差遣之人宿留不歸
必欲干求造化為政圖計者殊不知朝廷之官爵可以

才德取而不可以計取當以勞効得而不可以例得然何以奔走天下之士而使之有趨事赴功之意其寡廉鮮恥有如此者或造戰船或修城壁防閑不至動是擾民或及帑藏之空欠或言歲事之豐歉據所申似若可信求其實殆不其然且督兵出戰也小有勝捷僞冒希賞竄名其間者不可勝計州縣常平義倉米乃斯民之命脉所在多是以新易陳為名支移借兑謂無所有指虛為實才過水旱貴糴則隣邦禁遏勸分則誰肯樂從未免束手無策餓殍之民鮮有不委填溝壑其誕謾不實有如此者國家以仁恕待天下獻議覆奏惟恐過差今之為監司郡守者或振風采於一時或作威福於頃刻以

徒斷為輕典黥配為常科拘鎖土牢殞於非命械繫妻子旁及無辜估籍或加於平民戮辱忍及於善類甚至不顧三尺妄寘人於死地莫不寃之其慘酷不法有如此者陛下以孝宗皇帝為法深懲而痛革之仍下此章徼戒中外各忍勉勵一洗舊習有或不悛臣當不避仇怨次第奏劾以正士風從之　五月一日臣僚言仰惟陛下自臨御以來互送之禁未嘗不嚴而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諸軍主帥狃於故習未嘗悛革其為名色不一而足凡有隨分可慶之事必致厚餽互相慱易雖子弟館客亦皆有之有疊組于郡者率是併送若曰折會則亦自支破安然受之而不憖到官稍久則尺書交馳此

從來視以為報甚至以私節縑帛之屬發下公使庫以
充人事折納價錢與盜何異實為蠹耗財計之大端蠹
財即所以蠹民蠹民即所以蠹國令州縣閭民生困窮
溪壑之欲乃如是其無厭雖李申御史臺稱無違實
為文具臺諫亦未嘗懲治一二此風所以尤熾乞下臣
此章戒敕諸路帥臣監司郡守內之三衙外之戎閫自
令以往一切互送並行住罷仍申嚴舊法行下郡守令
通判並職官監司軍帥令本司屬官連銜具有無互送
責朝典狀月申御史臺考覈其實如有違戾即行彈奏
並以贓論鐫罷黜庶幾可以止絕貪黷之風從之 九
月二日臣僚言臣聞事有狃於積習而人不知自奬有忽

於細微而害實滋甚者州縣官以官價市物是也夫謂之成價者以物有價不容私自增減也物有貴賤高下之直初無官市公私之分今之仕于州縣者迺獨不然自一命以上不問官之崇卑率曰例有市買不問物之貴賤率曰例有官價至於公帑宅庫收買一切土宜之物例用官價庫吏又從而乞取人情怨嗟豈世所宜有哉每市價而州縣猥以官價攫取於民生於都邑之外者抑何其不幸耶臣豈敢以其事之積習弊之細微而不以告乞循臣此章行下諸路監司戒飭所屬鎮場務仍鏤牓徧貼使民通知自爲始並不得以官價買物如有違戾外許監司按劾內則臺諫糾察重實典憲從之

一年三月二日臣僚言仰惟陛下博施濟衆仁覆天下常賦之外一毫不以妄取柰何令之為邑者類無善狀近甸之內有務富其家而飢其民漁因有所不䘏者有容縱其吏而極其斂重復有所不顧者人皆聲苦無所控訴臣當更加體訪不避仇怨次第彈擊其所在最為民害者有二一曰科罰二曰預借何謂科罰之害書曰輕重諸罰有權所謂權者聖人之意蓋原其情之可憫不忍加之以刑故用法以示懲雖曰懲之猶必權其罪之輕重謂不如是則傷民之財甚於傷民之肌體其忠厚惻怛尤於罰而致謹焉今也不然士大夫廉節不立嗜利如飴民麗于罪自有成法苟黷貨無厭則一切用罰

或諭之以修造或彊之以打酒或令寄納稅契與錢其爲名色不一公然白取以資妄用此之囊橐日豐彼之元氣日耗罪懲非啻人極于病可不念哉乞下臣此章戒飭諸路監司郡守常切約束覺察如有縣令循習不悛科罰預借散爲民害者即仰按劾重寘典憲從之